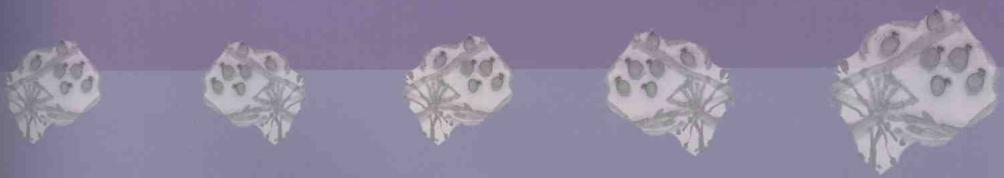


吴洪珍
作品集



吳洪暉

作品集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吴洪晖作品集 / 吴洪晖著.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735-357-7

I. 吴… II. 吴… III. 花鸟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4820号

吴洪晖作品集

责任编辑 刘远山

责任出版 李 兵

装帧设计 吴珍之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解放路马坡巷39号 邮编：(310009)

电 话 0571-8724327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2

印 张 9

书 号 ISBN 978-7-80735-357-7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0元



绘画在我是心灵的诉述和感情的寄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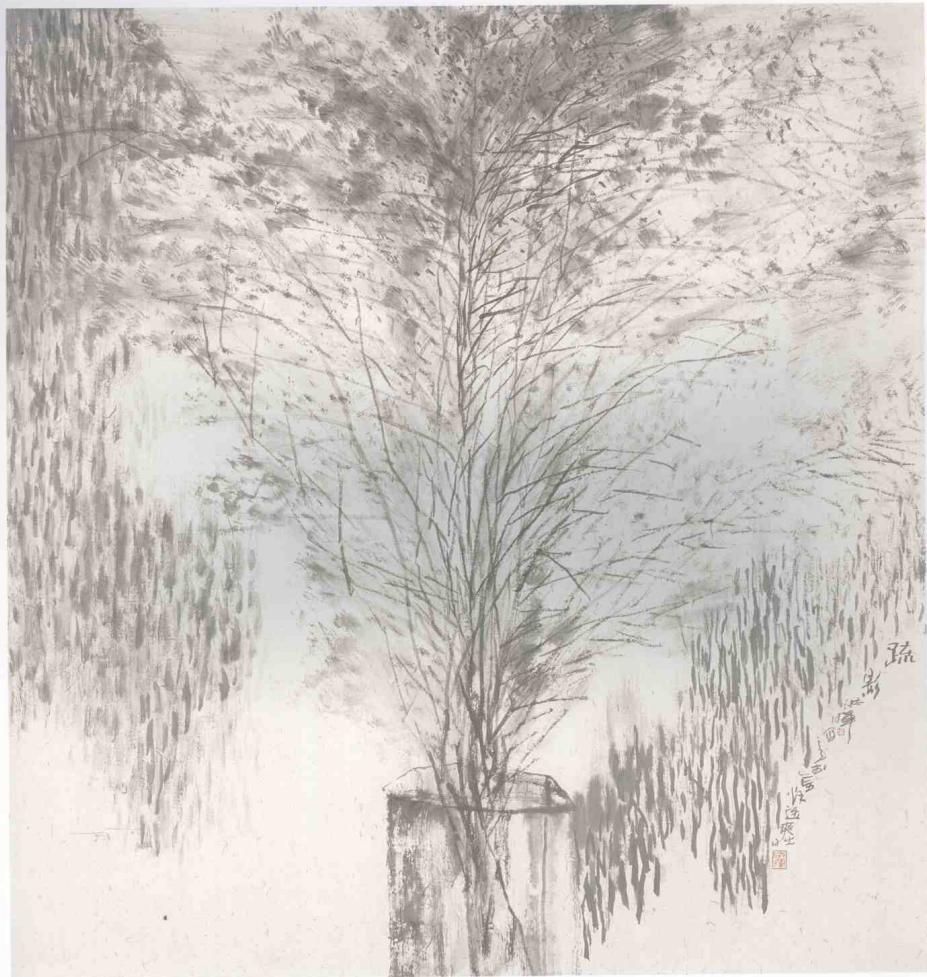


瑞 47cm×47c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秋语 97cm×91cm



疏影 97cm×91cm

欲说还休与恰到好处

——我看吴洪晖的画

“欲说还休”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策略。

我看着吴洪晖的画，“欲说还休”只是我的一种感觉而已。总觉得她的画是要说点儿什么，但这个“什么”又不是你一下子就说得清楚的。其实，这个“什么”不是你说不清楚，而是吴洪晖并没有让你一下子就说得清楚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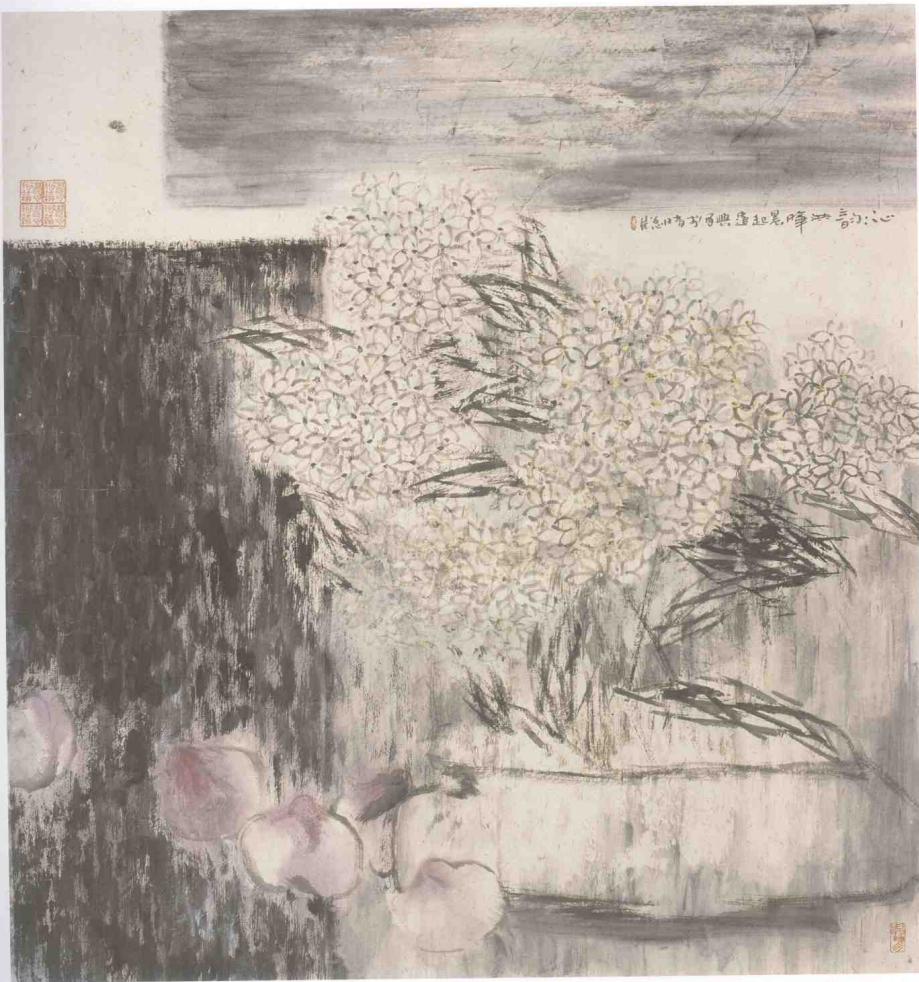
时下这个世界是一个越来越两极分化的世界。一方面是越来越直截了当，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晦涩难懂。一方面是人类的智慧把这个世界弄得越来越直截了当，另一方面是人类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则越来越晦涩难懂。一方面是人在这个强者为王、赢者统吃的世界上，为了自我利益的诉求越来越直截了当；另一方面是人在这个人心险恶、他人是地狱的世界，为了自我保护而越来越晦涩难懂。而对于艺术来说则更是如此。

当然，绘画也一样。一方面是由于你自己想干吗越来越明白，所以对于“主题”也好“商业”也好是越来越直截了当，生怕甲方不明白。另一方面是由于“晦涩难懂”是一种市场需求，所以其实是明白的，正是因为明白——“晦涩难懂”的价格——就特意弄得“晦涩难懂”。

就在这样的世界里，我看到了吴洪晖的画，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吴洪晖的画，看起来是很直截了当的，非常明白，瓶花就是《瓶花》，荷塘就是《荷塘》，梅花就是《梅花》……还是一、二、三……成“系列”的。但再看一看，好像又是到了另一个世界，自己被弄得不知今昔何昔。这倒并不是说她画里的水、墨、色、线、形是一片恍恍惚惚朦朦胧胧，而是说，她画里的花非花，而非花又似花。





沁韵 97cm×91cm



看吴洪晖的画册，看到在《瓶花系列》里有一张只有瓶而无花的画，以为是印错了。再看，题目打的是《瓶花系列·陶》。原来是我没想到，瓶也是可以“当作”花来画——当作花来看的。这就是把原来非常直白的花和瓶一下子变得与众不同，意味深长了。

但是，当吴洪晖让你把瓶“当作”花看的时候，并不只是指着这瓶说，你看，这就是花。这样就真的是“晦涩难懂”了。她是在“指”给你看的时候，已经把这瓶“画成”花了。所以，“这瓶”就是明明白白直截了当的“花了”。你就可以明明白白直截了当地“看出”花来了。这“本来”的瓶与“本来”的花是一分为二的，这明明白白直截了当。而在这里却“合二为一”意味深长了。

瓶和花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明明白白直截了当，一个是无生命的，另一个是有生命的。而在吴洪晖这里，当她把瓶“当作”花来画的时候——当然，在这之前她是已经把它“当作”花来看了——她看到的就是瓶的生命——与花一样美丽的生命。吴洪晖是很赞成“心画”说的。那是把瓶认作是制瓶子的心画了。更重要的是，她自己在“心画”这瓶的时候，瓶的生命就在其中了。于是，“这瓶”就成了“花”了，《瓶花系列·陶》中之瓶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瓶花”。这“瓶花”——是有生命的。生命总是美丽的，而生命又是变化莫测的，当它生成之后是有它自己——并不是创造者就能控制的方向的。这“瓶”之花，你可以看出无限的美丽与意义来。

而《瓶花系列》中的花，吴洪晖却是“当作”瓶来画的。“这”花进了这“瓶”就已经不是“那”花了，它已经是“瓶花”了。它由于吴洪晖的“心”的进入与“画”的过程，已经“非”花化了。它犹如瓶从土与火、心与手中成生之时就注定是用来作为“意义”的观赏的。“这花”在这里犹如巴赫第147号康塔塔所说的《以心、手、行为与生命》。

看到这里，再来看看吴洪晖的其他画——她的《荷塘》、《梅花》、《鹭鸶》……才知道她





芦 花 69cm×69c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都是一律把它们“当作”瓶花来画的。于是，才想到，“瓶花”是吴洪晖所有画的起点，也是她所有画的终点。

在这里，一切都是瓶中之花，一切都是成“花”之瓶。

吴洪晖直截了当地让明白变得意味深长了，又妙不可言地让不明白的变得明白了。这是因为，她让我们在直截了当的明白中看到了本来一览无余的背后的含义。又让本来晦涩难懂的背后的含义直截了当地凸现出来了。这“凸现”本来存在而又看不见的本领真是有点儿让人觉得妙不可言。

我想，这就是吴洪晖“欲说还休”的“策略”。那么，既然是“休”了，你怎么又能知道她的“欲说”呢。可见，她在“还休”之中已经说出——并且让你知道了“欲说”。那么，就不用再多费口舌了。这就叫“恰到好处”。

“欲说还休”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策略。

我把它看作一种“策略”，是因为在这个直截了当的东西越来越晦涩难懂和晦涩难懂的东西越来越直截了当的世界里，我不得不先来作一个“策略”的假想。其实，这是我从吴洪晖画的姿态里自以为看到的心态。可能，对于吴洪晖来说，它仅仅只是一种心态而已。

但，这是我的感觉，看画，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东西比自己的感觉更为重要和优先的了。

曹工化

2006年1月于杭州艮山门生有居中





窗 畔 69cm×46cm



五月杨梅红满枝 97cm×91cm



晨 74cm×81cm



沁 馨 69cm×52cm



雨霧 69cm×69c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